

水龙头修理纪实

维稳贤

乔迁新屋,诸多方便,碌碌半生,始得安居,喜何待说。月余,水龙头漏水,自然是哪个孩子没有关好,拧紧一点就是。过几天又漏,又拧紧。如是者三,已经拧不动了,还漏。莫非坏了不成?这就麻烦了。

星期天上午在家备课,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那烦人的嘀嗒声,走近一看,果然滴水不漏。长出一口气,如释重负。

后来才知道此日厂里停水。第二天,水龙头又故伎重演,滴滴嗒嗒,历久不歇。妻嫌日夜水长流,浪费太大,给下面放了一个桶。岂料如此这般之后,嘀嗒之声变作扑通之响,小小水滴如同炸弹,一颗连一颗,炸得人神经发怵,白天尚可将就,夜里实难奈何,至于合家不能入睡。无奈,悻悻然披衣复起,取掉水桶,任其淅沥。

“水龙头的确坏了!”我无限伤感。

“那就快请人修吧。”全家齐声要求。快请人修,那可是容易的事!你们知道这要办多少手续,过几道关口,负责人好不好打交道,修理人乐意不乐意干?零件是买还是领,买要跑多少地方,领要经多少人批准?零件弄好了没人,人请来了没零件,这要看多少人的脸,花费多少时间?

家里人都知道我最怕看人的脸,且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哪能有这么多时间,只好苟且偷安,得过且过。一任长流之水浪费,滴嗒之声折磨,好在我们家经历诸多坎坷,承受力都磨练得挺不错了。

又月余,点成了线,线越来越粗,终于哗哗如泻如注。人的耳朵纵然已经磨得神经麻木,但大得惊人的水费却给了我们家本不怎么景气的经济状况重重地一击。全家人愤愤然,汹汹然,

大有欲对我施行兵谏之势,我也痛下决心,要竭尽全力解决此水龙头问题。

首先是寻文件,查政策;其次找熟人,问门道。待情况基本明了后,行动方案也便成熟:先找工房管理室。

提前几天,便把手头的公事办完,那天一大早,给领导请了长假。进工房管理室大楼后,迎面见一女同志,倍着小心问:“修水龙头找哪个部门?”该同志眼皮也不抬,扬长而去。去就去吧,我已作好了长期抗战的思想准备,故不急也不躁。

正要再找一个人打听,身旁小门内一同志问:“你家的水龙头坏了?”我一边答应,一边快步走进去。“你家住哪儿?”“×区×楼×号。”

“好吧,你把这个单子交修理组张师傅。”我不胜惊诧。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想到第一关过得如此轻而易举。

仿佛华老拴装银元一般,小心翼翼地把通知单折叠好,装进内衣口袋里,按了按,离开管理室,回单位销假上班。其实当时就应直接到修理组去,倘这样,全家人就会少受两个礼拜的罪。但我那时却糊涂得可以,以为初战告捷,实属侥幸;修理组分散作业,工作效率不会高;张师傅身为兵头将尾,此种人脸最难看。还是慢慢来吧。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上午去洗澡,见浴池旁有“修理组”三字,踱进去,一位老师傅正在干活,顺便问了一句:“你认识张师傅吗?”“就是我,什么事?”我喜出望外,忙取出通知单,毕恭毕敬地递过去。张师傅略略一瞧,便说:“下午两点半来人给你修,你在家等首。”又是一次幸运!是好事都叫我碰上了,还是我原来认识有误?我开始怀疑我的老皇历了。

下午两点半回家开门,见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腰里斜跨着工具袋,站在门前等候。我抱歉之至:他到岗这样准时!师傅年龄不大,但业务熟练,手脚麻利,叮叮当当,十来分钟时间就把水龙头修理好了。

小师傅给茶不喝,递烟不抽,背上工具袋就走。师傅走后,全家人对我群起口诛:“许多事其实是想起来山重水复,干起来柳暗花明,须知风地里没风,雨地里没雨。”“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现在人们都在进步,各方面情况都大大改观,你还是老脑筋!”

我默然、惭然亦欣然。(插图 幼松)



本报与商洛工商银行合办

爷爷,来客啦

(小说)

小明没有妈妈。妈妈嫌爸爸没本事,在小站当养路工,调不回来,又不肯退职跟她一起走,她就自己走了。

小明没有爸爸。叔叔、姑姑都经常回来看爷爷奶奶,可爸爸从没回来过。有和没有一样。不过听爷爷说,爸爸回来过,都在晚上,晃一头又回工区去了;他是工长哩。

不用说,小明跟爷爷在一起生活。

这天,爷爷问小明去不去看打牌。小明摇头。去就得替爷爷钻桌子,没劲极了。于是,爷爷留他在家,自己晃晃悠悠进了“老人之家。”

爷爷一走,家里就成了小明的天下,摆积木、画画……只要能想到,他就能玩出来。

正玩着,忽然听到很重的脚步声。一抬头,看见个大胡子进来。小明有些怕。大胡子把一个胀鼓鼓的包放在地上,人往

沙发里一塌,就点烟抽。

“看老子干啥,认不得?”大胡子转过脸望小明笑。

小明摇摇头,“我们家客人多,我记不住。”想了想,又说,“您找我爷爷去吧,他在老人之家……”

大胡子有些奇怪,“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这时有人上楼,小明像来了救兵,朝门口跑去。

“爷爷,来客啦——”

爷爷应着,进了屋。

小明跟在爷爷后面,爷爷一见大胡子就训:“胡子长这么长也不刮!”

“忙的。你在工区也干过……”

“还可以嘛,你又上报了……”

“他们吹的——”

爷爷不再说话,拉过小明,“你把影集拿来,对一对,看看他到底是谁?”

小明想起来了:他是爸爸!不过,他没叫。好长时间不叫,他觉得别扭,叫不出口。

人时的姑娘紧闭双眼,头靠车窗睡着了。她那

曲卷的烫发上,沾满了绒花花的白絮。

“装得挺象!一大早还没睡醒?”

“现在谁顾谁?”同伴揶揄地说。

“现在这纺织女工,可不是‘纱女’了,一个个都是‘沙奶奶’!”

旁边的一位男性公民,也插上了话。

那位姑娘依然如故,睡得挺香。

这时,在姑娘后排坐着的一位老师傅急忙

站起:“来,坐我这儿,让她睡吧。”

珍珍和她的伙伴感激地连声称谢。

“不客气。”老师傅说,“她是俺厂青年突击队的队长,一个人看8台新车。一个夜班下来,哪有不累的?”

珍珍抬起头,说:“师傅,真对不起。错怪她了。”

此刻,珍珍的伙伴们不再吭声,相互不好意思地看着。

原来,她们也是“纱女”!

本版编辑 叶广苓

纱女(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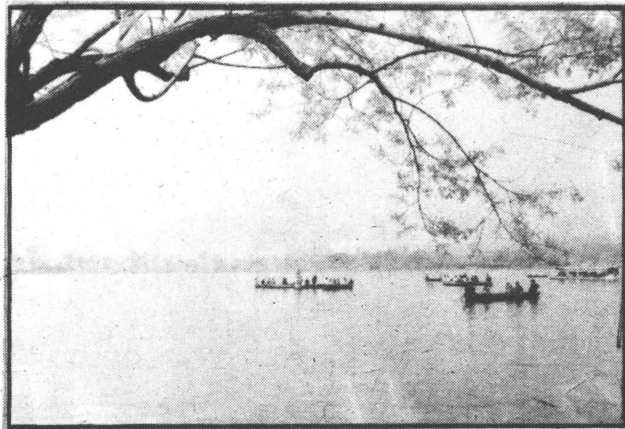
鲁军民

珍珍腆着大肚子,伙伴们搀扶她吃力地上了车。

车上真挤!珍珍双手捂着肚子,艰难地转动着粗笨的腰身四下张望。她想,有个座位该多好!

伙伴们也在寻觅。几道目光在车厢来回“扫描”。

就在珍珍和她的伙伴眼皮底下,一个打扮



西湖春色 白剑波摄

西安市质量奖审定委员会公告

1989年质字(第四号)

为了提高西安市优质产品的知名度,现将西安市1989年质量奖企业、优质产品分批公告如下:

西安市新城区第二制线厂

新虹牌涤棉宝塔线 荣获西安市1989年优质产品称号

该厂主要产品有: 21s/3千支黑白民用线、21s/3 183米棉球线、全棉32s/2 11000米宝塔锁边线、全棉42s/3 11000米宝塔锁边线、涤纶40s/2 3000米各色缝线、涤纶40s/2 183米各色轴线、全棉60s/3 5500米漂白塔线、涤

棉60s/3 5500米各色塔线

厂长 王翠凤 李庆松

厂址: 西安市长乐西路康家村107号

电话: 331586

邮政编码: 710032